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終於禪讓了

潘國森

漢儒除了專門講陰陽五行，還鼓吹皇帝禪讓天子之位給「賢者」。漢宣帝時蓋寬饒（？-前60年）上書大談「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這事又犯了宣帝的大忌，於是蓋寬饒也得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下場是自殺而死。

漢家制度到了宣帝時仍是「霸王道雜之」，而且他明言「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足證在武昭宣時代根本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回事。據當代學者考證，這是革命黨人、學者易白沙（1888年-1921年）在《孔子評議》一文最先提出的，他是新文化運動中公開批判孔子的第一人。易白沙對當時中國的前景非常悲觀，蹈海自殺。老易又強調：「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當代中國人知有易白沙其人，主要是看了剛播完的劇集《覺醒年代》。先前提到有年輕朋友問筆者儒家思想是否影響中國實施民主制度，根源極可能就是「易老師」當年的「文宣」。

漢宣帝預言繼任人會「亂我家」，漢元帝繼位後，禪讓學說成為當時的主流政治思想，大家都不怕勸皇帝「退位讓賢」會導致「腦袋搬家」。後來就發生了史稱「王莽篡漢」的大事。王莽（前45年-23年）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兒，他借助禪讓學說取得帝位。不過王莽還沒有傳到第二代就敗亡，政治上徹底失敗。於是後世史家不說這是「禪讓」而是「篡」，甚至沒有把王莽創建十多年的短命「新朝」當成一回事，只視他的執政期為由西漢過渡到東漢的一場亂事。

王莽之後還有很多次禪讓改朝換代。曹丕篡漢建魏、司馬炎篡魏建晉，都是和平的政權轉移，漢獻帝劉協和魏元帝曹奐都得善終。以後南北朝的連場「禪讓」就血腥得多。南朝劉裕篡東晉建劉宋、南齊蕭道成篡劉宋、南梁蕭衍篡南齊等等，都留不得前朝末代皇帝的小命。

宋代開國之君趙匡胤（927年-976年）也是靠禪讓得帝位，此後北宋南宋三百年所有宋儒都知情識趣，再沒有人鼓吹禪讓了。宋儒自必然都懂得陰陽五行那一套，不過他們沒有像漢儒那麼重視這些「封建迷信」。二十世紀的新儒家更極少公開講占卦、算命、風水等術數了。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年-1200年）是儒家的大改革家，他從《禮記》中取出〈大學〉和〈中庸〉兩篇，與孔子的語錄《論語》、孟子和弟子合著的《孟子》合為《四書》。客觀上讓孟子的地位提升到儒家「副教主」的高度。

漢儒要熟讀《五經》（《詩經》、《書經》、《禮經》、《易經》和《春秋經》），朱熹以後《四書》和《五經》就等量齊觀了。當代中國人特別鍾情學《易經》，說穿了主要是為了進修占卦、算命、風水等術數，這些學問都以《易經》為基礎。

由「德先生」談到儒家的主要流派，再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謠。到此可以打住了。造謠、傳謠容易，闢謠卻極艱難。年輕朋友連儒家有幾多種也不願聽下去，於是孔子難免「在可預見的將來」仍要無辜背負「壟斷天下之思想」的罪名。

〈漫談數種儒家〉之三・完

翠袖乾坤

女性易受騙有因

余似心

大部分人雖然普遍都知道網上情緣靠不了，陌生人有金錢要求就要萬分小心，欺詐的佔絕大多數，可惜一直以來不止老人，連年輕人、受過高深教育者也會上當，而被騙金額最多的又往往是女人，根據香港警方的數字，佔八成半的受害人是女性，然則女人較軟心腸，容易相信陌生人？

全球都有網上情緣騙局，在外國有些年輕女子對從未見過的「情郎」深信不疑，前往約會之時，招來被姦被殺之禍。在香港單是今年首7個月，警方便接獲725宗投資騙案，損失金額為25.2億港元，當中半數涉及網戀。最近較矚目的一宗是23歲月入僅數千元的音樂導師被網上「戀人」騙去900萬港元。之前，我們都聽過有中年單身婦人被網上「情郎」騙走幾千萬元。

●情緣猶似蝶戀花。（拍攝：譚小鳳） 作者供圖

大家都不禁問，為何會如此信任素未謀面的陌生漢，以至給予巨額金錢？我猜想可能是夾雜了情、貪與寂寞等因素，渴求有人關心和愛的寂寞女子得到施以美男計者隔空的精神慰藉，騙徒甚懂得利用心理戰術，願花時間和事主培養感情，噓寒問暖，感動對方。另一方面，對方萬般討好之餘又千方百計利誘，以致事主沒有防備心。我同時也認為這和女性的天職有關。雌性動物的職責就是傳宗接代，在她/牠們的生殖期，生理上會分泌荷爾蒙讓她/牠們有求偶需要，以令自己懷孕生子。人類可以控制是否生育，但無法自我控制激素分泌，加上人類的求偶期分外長。

另一印證是女性歌迷和影迷尤其多。最近某電視台炮製了兩支全男班的年輕歌手，一時間女「粉絲」湧現，十多名男藝人一炮而紅，在演唱會上，女觀眾像着魔般狂叫、狂笑、狂跳……這些也可以形容為動物求偶的叫聲和動作吧！

網人網事

「減排」進行時

狸美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前不久說，除非各國政府作出更雄心勃勃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承諾，否則世界將走上一條通往變暖的「災難性道路」。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根據《巴黎協定》締約國最新提交的國家承諾推算，到2030年時，這些國家的碳排放將比2010年增加16%——而要想達到此前協約設定的「本世紀中葉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卻需要在2030年時減少45%。不僅沒大幅減少，反而在大幅增加，換句話說，減排這工作，各國目前做得都不怎麼樣。

古特雷斯的「災難」警告絕不是危言聳聽，《巴黎協定》在2015年制定時，其核心框架目標就是要在2100年前把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1.5度以下。然而骨感的現實卻是，現在的地球溫度已經比工業革命前升高了1.1度，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8月份更預測到2021年至2040年間，全球氣溫升幅就已經達到1.5度。2021年，那不就是現在嗎？翻譯過來就是，理想豐滿的《巴黎協定》，疑似5年就破功。而不管1.5度這個標誌線現在是否已經達到，古特雷斯已經明確說了，這個「災難」的道路就是到2100年時「升溫2.7攝氏度」。

2.7攝氏度是個什麼概念？科學家說了，全球近年尤其是今年以來令人驚愕的各種極端天氣，都是因為氣溫升高了那1.1度。1.1度尚且如此，2.7度可還受得了？欣慰的是，古特雷斯的警世危言似乎正在引起愈來愈多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一場「減排」攻堅戰，正在日益增多進行時。

例如在冰島，為了清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最近啟用了全世界最大的碳吸收機。這座名為「虎鯨」的碳吸收機實際上是一座工廠，由瑞士初創企業「氣候工廠」公司運營，每年減少的二氧化碳量，將相當於870輛汽車的排放。這座史無前例的「虎鯨」，將把全球「直接空氣捕捉」（DAC）能力提高50%左右。具體而言，它由8個集裝箱大小的箱子組成，每個箱子裝有十幾台風扇。二氧化碳被過濾掉，與水混合，然後注入地下的井中，經過幾年的時間，它們將變成石頭，這一過程有效地將二氧化碳從大氣中清除掉。

還比如中國科學家也很聰明，而且想得更深遠。據上海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和美國紐約大學、辛辛那提大學合作團隊的負責人介紹，他們正放眼太空，開發一種將溫室氣體轉化為燃料的新方法。這種技術可以將空間站中宇航員呼出的二氧化碳通過反應轉化成火箭燃料，便利空間站持續運行，或者供宇航員返程時使用。更重要的是不僅如此，除了空間站中人類呼吸的副產品外，整個火星大氣幾乎全部由二氧化碳構成，這也就意味着如果能有效利用這些二氧化碳，就相當於在火星上取得了永不枯竭的加油站。而這一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有那麼一天，人類真的可以移居火星。

最後再說一個重磅的「減排進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1日在聯合國鄭重承諾並宣告，中國將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增額外煤電項目。消息一出，立刻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形勢很嚴峻，但前方依然有希望，重要的是這「減排進行時」永不鬆懈。

思旋天地

攜手邁向數字文明新時代

思旋

在英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年以來，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外交大國、軍事強國、航天強國、體育大國等，中國的輝煌成就，有賴於優秀的人才努力奮鬥的結果。可以說，中國也是一個人才強國。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刻回答了為什麼建設人才強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戰略新舉措。習主席強調，加快建設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必須把握戰略主動，做好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習主席點名指明在北京、上海、大灣區建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建立人才競爭優勢。

就以中國航天發展的飛躍成就而言，上個月底，第13屆中國航展在珠海開幕，人民從屏幕或親到航展進場觀看，令觀者激動自豪，看到中國航天發展的優越水平，最重要的是，中國向世界公開開放：國之重器，振翅高飛。殲-20亮相開幕式現場，並首次參與聯合演習。中國自行研製生產的高空無人偵察機，也在珠海航展進行表演……眾「星」雲集、逐夢珠海。令人回想起3名航天員在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完成任務後搭「神舟十二號」平安返回祖國，與家人團聚的幸福模樣。中國航天發展的飛躍成就舉世矚目，堪稱「幸福是奮鬥出來的！」

其實，中國也可以說是召開世界高峰會議的大國。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在浙江烏鎮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函賀烏鎮峰會。習主席指出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在烏鎮召開的烏鎮峰會，主題為「邁向數字文明新時代——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求達到網絡安全和共同富裕的目的，各國人民都要着力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雖然世界各國面對大局的複雜多變，然而，中國宏觀經濟總體是穩定的。有不少外國投資者例如特斯拉在中國建數據中心，各國共同努力下，幫助傳統產業數字化，人民幣國際化亦將助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香港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憑着本身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優勢，堅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策略，營造識才愛才敬才用才的環境，堅持弘揚科學家精神，又有強大的祖國作背景支持，我們必然會進入世界前列。

國人滿懷信心，攜手同行，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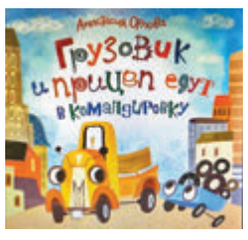
心窗常開

童書構建 偉大世界

潘明珠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普希金、紅場、克里姆林宮……一提到莫斯科，我腦中即浮想聯翩，並想像自己在雪地走過紅場，親睹色彩繽紛的洋葱圓頂建築；遙遠的莫斯科，我想去！

數年前，好友遊莫斯科回來，給我看多彩的照片，如數家珍地講述見聞，令我大開眼界了。因緣際會，2018年，從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主席張明舟知悉，他因參觀了俄羅斯國家兒童圖書館（這也成為契機），發起由該圖書館申請，並獲得了兩年後舉行IBBY世界大會之主辦權。難得欣聞這好消息，我即提交論文，興奮報名參加莫斯科文化之旅，2020年我要出發呀！世事難料，無奈新冠病毒影響下，全球交通幾乎癱倒，我原定去年前往舉辦IBBY大會的莫斯科，竟像東京奧運會般一再延期。



望穿秋水，終於到了今年9月才舉行！IBBY這國際大會涉及許多國家團體之間的合作，疫下舉行是極具挑戰性及難度的。IBBY這造福文化的偉大活動，歷屆承辦國每次都本着為青少年閱讀文化出心出力，全沒商業考量，故它被譽為少年兒童讀物界的「小聯合國」。

今年大會籌辦方，在此艱難時期依然堅守崗位，付出無比毅力終辦成，實難能可貴，我深信眾多參加者和我想法一樣，即使沒法親身飛赴莫斯科，也一定支持及於線上參與此國際之圖書文化盛會，絕不因疫情影響而失去貢獻，大會主題是「童書構建偉大世界」，今年有來自世界56個國家的專家論文，於9月10日至12日3天在線上線下發表，共同探索世界兒童文學中文化的多樣性、作用、價值及對不同國家年輕讀者的影響。其中主題更有讓兒童閱讀的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兒童讀物的視覺世界、現代世界與未來世界、兒童文學翻譯與博物館、劇院和其他文化機構的合作推廣閱讀之計劃等各種探討，大會並安排可重溫線上錄影，令各地參加者不因時差而錯過會議。莫斯科現場配合有書展，展出公認的好童書及畫家作品，包括伊戈爾．奧列尼科夫（上屆安徒生獎得主）名作。

此次IBBY交流，令我對俄國童書加深認識，我特別喜歡詩人、翻譯家奧爾洛娃的作品，如《卡車和拖車》系列（見圖），知性和趣味性兼備，期望不久有華文譯本，加強俄羅斯文學於華文兒童文學界的能見度啊！

百家廊

婚前的最後一道程序

鍾巧雲

「看人家」是農村婚前的最後一道程序，不過，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風俗習慣，習俗傳承着上一代留下的文化，很多習俗是必須要傳承下去的，可隨着時代的變化，有些習俗已逐漸遺棄。

「看人家」是我們這裏的一種風俗習慣，也許，很多人沒聽過這個習俗，但應該都理解「看人家」這3個字的含義。

「看人家」用客家話不好寫，所謂「看人家」就是去別人的家裏看看，但這個「看人家」的意義不同，它是農村人最為樂意的一次做客。而且這次做客只要2至4個蛋就可以了，不用隨禮，更開心的是，這次做客不但可以吃到平時吃不到的美味佳餚，吃飯時還有一個紅包，回家時有一包炸粄子作為等路。想想就心動，試問，哪次做客有這一次合算？

只是，「看人家」不是一般的親戚可以參與進去的，只有至親才有資格。

在鄉下，結了親，把所有的程序（小定、大定）都完成後，結婚之前男方會約個日子，讓女方的父母叫上幾個至親來家看看，這就是「看人家」，即便是熟人，平時也都知根知底的，也免不了這道程序。

「看人家」也只有女人去，男人是不可以去的，一般小孩子也沒有資格去，除了女孩子的弟妹或侄子侄女。

那個年代的女孩子都非常保守，白天是不會和長輩去男方家的，只有到了晚上，約上幾個閨蜜去男家看看，陪她去「看人家」的閨蜜也有紅包、等路的，晚上的待遇甚至會更好，畢竟女孩子才是主角。一切都是因為她。

吃完晚飯，在房間裏聊會天，男孩子還得把她們送回家，女孩子絕對不會丟下閨蜜們住在男方家。那時的鄰居也非常「探事」，聽說某人的女朋友會來，提前吃早飯，然後早早來到男方家裏，只為一睹芳容。都到「看人家」最後一道程序了，這門親事應該是「神槍手打靶——十拿九穩」了，男方家也會叫上幾個至親來。自家親人有喜事，他們也開心，多了一個勞力比多一頭牛好一百倍，緊接着又能為家裏開枝散葉，傳承祖先血脈。

「看人家」一般情況只能叫一桌子的人來，但有些女方家人口眾、至親多，只叫一桌子肯定會得罪不少人，都是至親，哪能挑肥揀瘦，其它事情還有得商量，這次實在是沒法商量的，除非你準備和她老死不相往來，不然，即使昨天剛剛吵架，今天你都得低聲下氣地去邀請她。

既然下不了情面，那就和未來親家說明情況，得到他們的諒解，多準備一些酒肉，多包幾個紅包。

「看人家」雖然是一件小事，都準備結婚了，這最後一道程序實際上是畫蛇添足，但既然有這個風俗，大家又不得不效仿，以免被人家背後議論，說有錢討媳婦，卻連「家」都不讓人看。

農村愛面子的人還是比較多的，自己捨不得吃也得把這天來的客人招待好。有句話叫做「居家不可不儉，待客不可不豐」，平時來客人都搞得排排場場的，這天怎麼可以在親家面前丟臉？所以很多人為了不被人說三道四，在這天真的是「有屎屙屎，冇屎屙腸」，東借西借也要把桌席辦得豐盛一些，除此之外，也要買足客人來喝茶聊天時吃的糖果和水果。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因為生活條件差，也比較愛貪小便宜，記得那時候老一輩的女人都是穿西裝褲，褲子的口袋大到可以裝下幾斤糖果，那些貪心的大嬸們可不會客氣，自己吃了一肚子的糖果和水果，還要往口袋裏裝滿糖果，說是帶幾個給家裏的老人和孩子吃，兩個口袋都裝得鼓鼓的了，回家時都得提着褲頭走路了，還說是幾個，也真是無語了，但不管怎樣，主家也不會說什麼，反正也是準備讓她們帶回家的。要是遇上過年前去看人家就更好了，從男方家帶回來的糖果可以留在新年應付客人呢。

「看人家」從女方家來的人再多也不可以分桌吃飯，得把兩張桌子拼在一起，而且還得雙份菜，有9樣足夠，因為都是女的，女的不喝酒，都是飯桶。不喝酒就吃不了那18碗的肉菜，再說一進門又消滅了那麼多的花生糖果和水果。這種習俗一直傳承到新世紀，這幾年，很多人認為「看人家」既麻煩又浪費錢財，可以免了這道程序。辛苦了大半輩子的人們，覺得能免的都免，生活本就很不容易，何必被那些可有可無的條條框框拖累？

當然，這是上輩一直傳承下來的習俗，也不是誰說免了就免了的，只要女方父母說要就一定還要走這個程序，即使程序免了，意思還是要的，個別女方父母通情達理，認為嫁女兒不是賣女兒，現在給你再多的錢又如何，自己不努力，再多的錢財也會花光的，只有情義才是永久的，如果獅子大開口，偏要把女婿家搞得暈頭轉向，女兒嫁過去還會受氣，來一回哭一回有意思嗎？結親不是結冤，無論親家還是女婿，都應該十長九遠才好，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來日方長，只要他們有用（孝順），還愁沒錢花嗎？

那些體諒人的親家贊同免掉不必要的花費，但有些小肚雞腸、只看眼前利益的親家，即使免了「看人家」的程序，也要親家那邊用紅包代替，男方心裏有什麼想法也會按照女方父母的意思照辦，大錢都花了，還會在乎這一二千塊的小錢？

信而有征

旅途隨想(二)

劉征

火車因為封閉性的車窗和日益提高的速度逐漸成為效率和目的性的代名詞。前陣子看到一個經常出差的商務人士發了一條視頻，討論她為什麼喜歡乘坐火車而不是飛機。按道理，飛機受到的自然限制更少，可以更快地到達目的地。這位女士卻說她更喜歡乘坐高鐵。因為飛機的延誤，尤其是機場為了使自己變成一個商業綜合體而不是一個旅途的中轉站在做努力，他們的很多規劃人為地增加了旅客的時間成本。譬如，從進入機場到登機口的距離愈來愈遠，或者商舖的種類愈來愈多。

在這位女士的解釋當中，這種設計實際上是為了使旅客花費更長時間呆在機場以便於消費。出於這種意圖，Check in的時間也愈來愈早。高鐵卻不用，隨上隨走。

儘管這樣的比較似乎更加傾向於高鐵，但是這並非在讚揚一個更長的旅程，更不是帶有某種懷舊的情感表達一種旅途的詩意。她通篇的描述，實際上是基於效率最大化和時間成本計算這樣的邏輯。因而，對於高鐵的讚揚是為了說明高鐵比飛機更節省時間，而不是高鐵作為一種地面交通工具，可以更近地接觸到窗外的風景。或者勾起一種穿越原野的暢快感。

這位女士的解釋是否真有其事，我不太確定。但這不重要，因為做此等解釋本身，就是效率至上的工業思維。

甚至於，按照這種理念，地鐵也一樣。儘管它在都市內部，卻也只關注效率和準確度。選擇乘坐地鐵的人，多半都是因為這個交通工具不會堵車，可以按時到達某處。尤其是當你的約會在3點，車程需要45分鐘。你不必擔心巴士或出租車會在途中因為紅燈或人流量而耽擱時間。地鐵是最準確的交通工具。每一條深藏於地下的鐵軌都是專門為了一條路線而存在，它們最大的好處是避免一切延誤的可能。

白先勇曾經在《孽子》裏面提到過一個關於地鐵的故事。一個富家公子因故被父親發配到紐約。每晚，他都會乘坐地鐵穿越整座城市，漫無目的地走哪兒算哪兒。在漂泊當中進入另一種漂泊。這種描述使這位男子顯得格外可憐。小說也進入到一種詩意化當中。可是，這種詩意化的成立，剛好是建立於忽略地鐵的事實。目的地的陌生不是地鐵帶來的，是走下地鐵，看到眼前之物所引發的。那麼，這個交通工具也就只是成為到達目的地的一個工具。

回過頭來想一想，在人類交通發展的歷史上，縮短旅途幾乎是一個趨勢。也就是說，我們在為大規模的遠行而做努力，這就要求移動的不可察覺。可耗時這個最大的缺陷，當它變成一段故事、一種經歷，卻十分的美好。列維施特勞斯在幾十年前隻身前往巴西的時候，他從馬賽港上船，一路漂洋過海。這一趟需要數十天時間。那種旅程甚至變成了一種生活。因為路途遙遠，等閒並不會前往，所以船上的人幾乎是清一色的熟人，都要去到另一個大洲做生意。即便有幾個第一次乘船的人，在牽三掛四的朋友介紹下，也會馬上與其他人熟悉起來。於是每一天，他們就在甲板、餐廳這些的地方結下友誼。《鐵達尼號》如此，方鴻漸的第一段感情也如此。脫離了這段路程，愛情固然還是愛情，卻不再是這一個故事了。或許有時候換一種思維，當我們急急地趕往他地，卻發現也不過如此。